

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

蒙古国纪行——胡成著



方蓝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

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 / 胡成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218-11244-2

I. ①我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7446 号

WO SHENZHI XIWANG LUTU YONGWUZHUIJING
我 甚 至 希 望 旅 途 永 无 止 境

胡 成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: 曾 莹

策划编辑: 钱飞遥

责任编辑: 钱飞遥

责任技编: 周 杰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20.75 字 数: 200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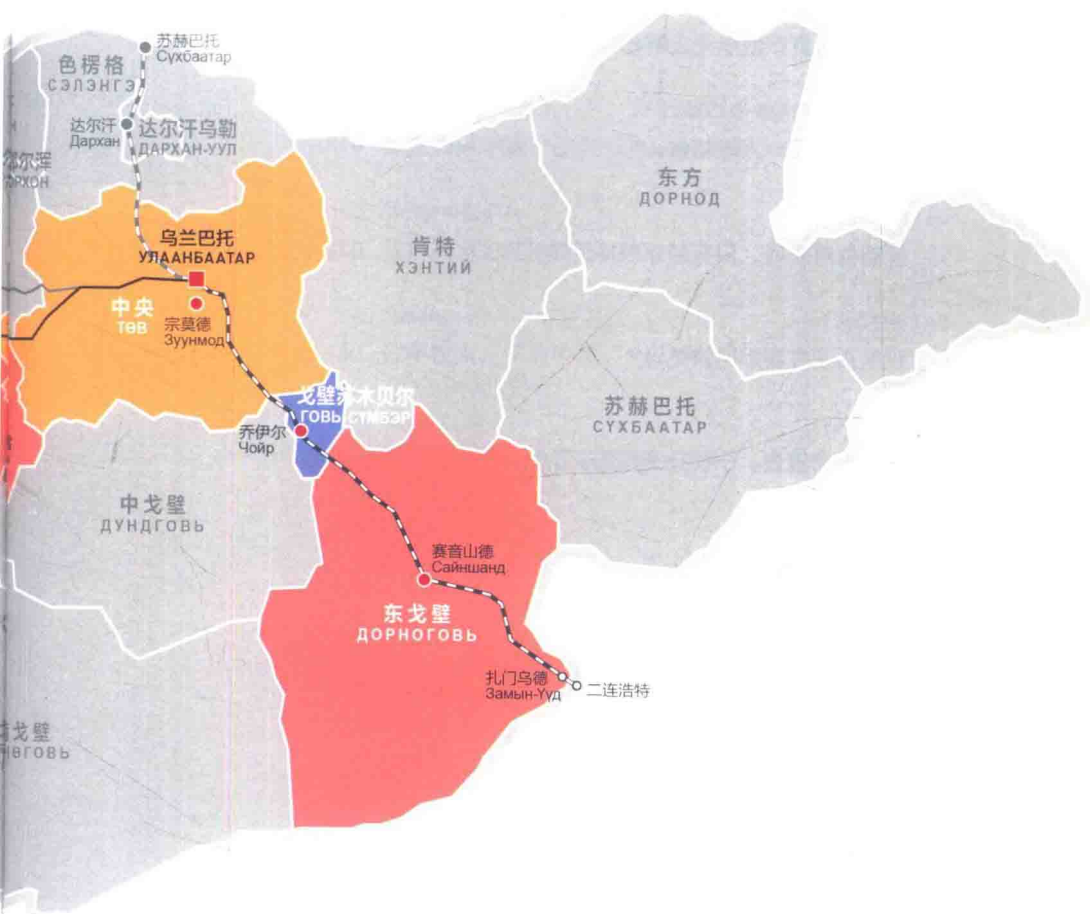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 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0604 83791487 邮 购: (020) 83781421

蒙古国纪行





蒙古国行程图

目 录

01 / 北京 二连浩特 /	
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。	001
02 / 二连浩特 扎门乌德 乌兰巴托 /	
他不在空无一人的站台。	013
03 / 乌兰巴托 /	
直到色尔必河，只有越来越冷的风。	029
04 / 乌兰巴托 /	
我是否要去看那风波荡漾？	057
05 / 乌兰巴托 /	
于是没有进去。一切已是过去。	073
06 / 乌兰巴托 哈拉和林 /	
我们因独行于寂静而失语。	093
07 / 哈拉和林 /	
时间还早，世界寂寥。	109
08 / 哈拉和林 阿尔拜赫雷 /	
雾起，细雨，然后大雪。	127
09 / 阿尔拜赫雷 /	
风雪与寒冷之外，一切如常。	145
10 / 阿尔拜赫雷 巴彦洪格尔 /	
牧草渐长，渐能看见风的方向。	161

11 / 巴彦洪格尔 /	
可是我却终将遗忘她的模样。	183
12 / 巴彦洪格尔 阿尔泰 /	
默默的阿尔泰，空无一人。	207
13 / 阿尔泰 科布多 /	
我们只是无助的砂砾。	221
14 / 科布多 /	
许多牧人，无数牛羊。	245
15 / 科布多 /	
科布多的雨，像是布彦图河的水。	267
16 / 科布多 布尔干 /	
午夜，漆黑的乌云旗。	291
17 / 布尔干 /	
这只是一座荒芜的苏木。	305
18 / 布尔干 青河 乌鲁木齐 /	
尾声。	317

01 / 北京 二连浩特 /

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。

十九点。

北郊客运站。

最后一班，开往张家口蔚县的客车进站。快乐的蔚县姑娘，我听见她告诉初去蔚县的旅客说：“夜里十一点，就能到家了。”她高高壮壮的，开朗活泼，虽然已是炽热难耐的暮春初夏，她却让我想起庄堡夯土墙垣上的积雪。是的，我始终想念西北，想念西北的寒冬，清晨街头卖早点的长案上，一碗热粥，呼呼地喘着热气，然后片刻冰凉。

偌大的水磨石地板的候车大厅里，只有将与我去二连浩特的旅客，零散在两排座椅上。另一名中国人，是在北京参加完什么中医秘方制品大会的二连浩特姑娘；五名蒙古国旅客，三两成群，彼此陌生；八名结伴中转蒙古国回家的俄国留学生，像一切俄国人那样嗜糖嗜烟——客运站一个小时前已经下班锁门，男孩子从场站绕出去，买回巧克力冰淇淋饕餮。他们还年轻，运动与雄性激素还能让他们抵御糖分的侵蚀而保持身形健美，但是姑娘们，姑娘们却已把糖分转化而来的脂肪携在身

上。他们嘈杂，并且不时结伴去严禁烟火的场站里抽烟，这终于激怒了值夜班的站长。站长电话召来二连浩特班线在北郊客运站揽客的包师傅，一通训斥。精明的包师傅也是无奈，与班线负责人以及客车车主们的通话终于演变为蒙古语的激烈争吵，然而原定最晚十九点在北郊客运站二次载客的客车依旧迟迟未至。

二十点。

我已经在北郊客运站苦等了四个小时。

八点，启程出门，昨天仿佛盛夏的暑热褪去，阴郁的清晨居然有些许的凉意。

十四点，北京南站，地铁闸机显示我的公交一卡通超期。离开北京太久，地铁开始分段计价，只是乘客依然汹涌。依然有人工提醒换乘站人多拥挤，注意安全。语音依然是混沌在舌尖的北京话，现代化的地铁与木厢板、铁窗栏的无轨电车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他们的语音会让你觉得他们永远只是在敷衍这项工作，而真正昂扬于工作的，则会像小公共售票员们底气十足地吆喝出那句：“有大座儿！”

走出平安里地铁站，前面两位中学女生在说某样玩意儿好吃，某样玩意儿不好吃。身旁高高壮壮的戴眼镜的男同学娇嗔地斥责她们：“为什么你们这么挑食？”

坐在护国寺小吃店喝我的那碗豆汁，男同学再次出现于我眼前，端走出餐口盛放着三份炒饼的托盘。他们坐在我身后不远的餐桌，我知道，女同学的那两份炒饼，终将会有一部分被扒拉进他的盘子里。而且按照

他的年纪，这样做早已不再只是单纯因为饥饿。与异性分享食物大概总会是最初的调情，是在餐桌上以食物替代的翻云覆雨。

客运站里的蒙古国旅客，结伴同行的只有一胖一瘦的两个男人。胖子穿着短裤，可以展露出小腿外侧纹案繁复的刺青；瘦子瘦得仿佛只是胖子的一根具有独立人格的肋骨，两耳钉着夸张的耳环，穿一件印着昭示蒙古国人身份的索永布（Соёмбо）太极图案变体的T恤。然而性格却不像装束那样张扬，始终沉默不语。晚餐是随身带来的两份便当，瘦子默默地把自己那份扒拉出一多半给胖子——这应当不是调情，这只是说明了胖子何以成为胖子，瘦子何以成为瘦子——默默吃完，默默洗干净餐盒，然后继续安静等待，如同并不存在。

二连姑娘和包师傅同为科尔沁部蒙古族，彼此之间说科尔沁蒙古语，一来是基于传统，二来是为着避人耳目——木樨园客运站北京至二连浩特的正规车票售价一百八十元人民币，包师傅却向我要价二百元，并且说明这已是针对中国人的特惠。后来我也确实发现，他收取俄国人与蒙古国人的车资是更高的二百二十元。任何向北郊客运站询问二连浩特车次的旅客，均由车站方面转告他的私人联系电话，再由他逐一联络安排，预留北郊客运站的二次载客铺位。这其中必然有许多利益纠葛，外人难明就里。至于二连姑娘与包师傅用蒙古语谈下的价格，必然又会再便宜一些。

对于蒙古国的蒙古同胞，两位科尔沁蒙古人则是不加掩饰地表达出

嫌厌。尤其是包师傅，太多蒙古国人预订了铺位又不予告知地爽约，令他损失不小。就是今晚，还有四名蒙古国旅客无论如何联系不上，包师傅大为光火，咒骂不休——由北京至二连浩特，火车无疑是更佳的选择。除非像今夜的我们，这些临时启程的旅客，火车票售罄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。当然，作为生意人的包师傅自己，诚信似乎也不是谋财之道。客车迟迟未至，他始终咬定是因为乘客人数不足，直到站长训斥，无法隐瞒，这才坦白是因为承接了太多发往二连浩特的货物，等候与装车导致一再延迟。

最早来候车的一位蒙古国姑娘，在候车大厅里四处寻找些什么，看起来像是在为手机寻找充电电源。我用英语询问，试图帮助她。她几乎已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明了原因，可是同样出于好意，二连姑娘用科尔沁蒙古语接管了对话。蒙古国姑娘略一迟疑，才明白她说的也是蒙古语，于是改用自己的蒙古语回答。没想到，谈话反而无法继续，两个蒙古人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。蒙古国姑娘有些无奈，像俄国人那样摊手耸肩，表示放弃——科尔沁蒙古语属于蒙古语东部方言，而蒙古国标准蒙古语则属于中部方言，原本差异显著，加之彼此又融合有大量汉语与俄语借词，以致沟通困难。

回到座椅上，二连姑娘掏出自己连接着移动电源的手机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抱怨着蒙古国的贫穷，抱怨他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懒惰。虽然她也像包师傅那样称蒙古国蒙古人为“外国人”，不过毕竟有同胞之谊，是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她觉得能让他们与自己同样成为中国人也许会更好一些，然而停顿片刻又补充道，即便是要与谁合并在一起，“大概

也轮不到中国”。

二十一点。

终于躺在了肮脏的弥漫着脚臭味的卧铺客车里。果然载满了货物，以至于行李仓中不再有任何一点空间安置我们的行李。

包师傅手中拿着简单的写着铺位号的车票，显然不是初行此路的俄国人把他团团包围，用中文嚷嚷着“上、上、上、上”。他们不愿意要低矮到几乎与地板平齐的下铺，下铺全部给了安静的蒙古国人。还好，我也抢到一张上铺，油腻的窗帘后面，车窗的角落里满是黑色的污垢与口香糖。

第一次躺在四环路上，黑夜的北四环。

第一次这样看着北京，同行的汽车不是向前，而是向下驶去，淹没在我的脚尖。原来公交车的车灯那么明亮，晚下班的人们站在灯光里，像是模型中的玩偶。我总是坐在车厢后段靠窗的座位上——没有座位的时候我就先反方向坐到终点——抱着我的电脑包看着窗外，看着主路上一辆开往二连浩特的卧铺客车，车窗后面是若干年后的我自己。

不再有精神，昏昏欲睡。

在公交车里的我回到家，手里有一份晚餐，或者在那些专司草草打发饥饿的快餐店里吃完。吃完，打开电视，直到电视不再有影像，然后睡觉，等待醒来。醒来，客车正停在万全县郊外的某处停车场，放风，晚餐。

那时候，将近零点。

口外有风，在我的眼睛与凸腹的月亮之间有一层扬沙，月光黯淡。

越早醒来，越早站在公交站台，越有希望能挤上一辆松朗的公交车，抢到一张可以续上些盹儿的空座。还可以买上一套搁着薄脆让天津人耻笑的没有馓子的煎饼馓子，或者两张鸡蛋灌饼，就着站台上的冷风吞下。和所有人一样，眺望着公交车来的方向，装作平静，内心却在激烈地计算着公交车停站时车门的位置，空座总是为最早上车的人准备着的。醒来，窗外是戈壁，戈壁之上是蓝色淡漠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天空。客车卧铺是那样让人难以安眠，一端坡起充作枕头，缓坡却在侧卧时顶住肩膀，头即无法安枕。只能平躺，铺位又太短必须折起腿。于是不断辗转，不断反侧，不断醒来。上一次这样的旅程还是在老挝，在巴色（Pakse）去往万象（Vientiane）的路上。不同在于，那夜我急切地期待万象以便重新联系世界，联系上那个姑娘，而今夜我却并不期待二连浩特，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。

醒来，戈壁尽处，一抹浅红。

最后，客车终停在一处院场，我看见建筑物的顶端，是“二连国际汽车站”的背影。

六点半。

是蒙古戈壁上的风吧？有些冷。

走到火车站，找到旅馆住下，然后试着继续睡去，我似乎并不甘愿已到前段旅途的止境。走在路上，寒冷让我只想着加衣；西向的旅馆客房里，却让我热得脱到赤身。

旅馆正对着呼铁局二连国际列车售票处。开往蒙古国的国际列车，每周一、二、五、六四日途经二连浩特，因此也仅在这四日售票，不作预售——我反复确认，甚至是在入住前又与旅馆核实，可是依然险些滞留在二连浩特。

九点半。

醒来发现售票处灰蓝色的铁门早已打开——我并不知道这即意味着正在售票，只当是每日例行，而且门前也确实空空荡荡——不紧不慢吃完早餐，打算去代办蒙古国签证的旅行社取护照。感谢我的谨小慎微，路过售票处时我再次向售票员核实，得到的答复是已在预售明天的车票。忙不迭地取护照，旅行社也颇为惊讶，大概因为明天开始劳动节假期，早些结束售票可以安心过节。买到的车票已在六号车厢，不多时，售票处关上了铁门。

大概票已售罄。

多么幸运，我有一张明天开往扎门乌德（Замын-Үүд）的 695 次卧铺下铺火车票。还有按着一比三百一十五兑换的三十一万五千图格里克（Төгрөг）——近年来随着俄国卢布一并大幅贬值的中国人简称为“蒙图”的蒙古国货币——我把蒙图和车票夹在我的护照里，放在电脑旁边。就这么会儿，我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卷曲起来。在干燥的蒙古戈壁，我能感觉到鼻腔粘膜一点点脱水，一点点干燥，一点点绷紧。

对于我买到车票的喜悦，旅馆里摆弄着十字绣的中年女服务员颇不以为然。作为老家通辽的科尔沁蒙古人，同样不喜欢她的蒙古国同胞。